

李可乐 抗拆记

中国第一部
以**拆迁**为题材的
文学作品

李承鹏 著



李可乐
一个小人物的呐喊

Likele
Kangchaji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李可乐抗拆记

在中国，人人都是违章建筑。

小时候缺钙，大了缺爱，泡妞被妞甩，吃汉堡吃出瓶盖，挤公交被门夹了脑袋，毕业后找了 14 个工作其中 10 个被开 3 家公司垮台，剩下的那一个，老板还是个 Gay，郁闷中在大街上买张彩票好不容易刮中了尾奖，洒水车经过把票冲成了纸糊糊，车载音乐竟是《让世界充满爱》……

上班多傻 B，从上班的缩写就看得出这很傻 B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清玖儿的样子，当时我还只叫她菜刀妹，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看到肉铺、餐馆、刀具店里的菜刀，都会眼前发黑，风云滚滚，一女一刀奔袭而来……我支持菜刀实名制，觉得都该叫玖儿系列。

男人可以生得像一坨牛粪，却不能死得像一坨牛粪。

连续地念 ERBA、ERBA、ERBA……是的，念到最后，其实就是一二 B 哎。

从小老师就让我学习孔子，可我学来学去，却发现学成了孙子，从头到尾，孔子就是一个关于孙子的阴谋。

中国哪有不动产，只有不懂产。我一直不懂，你们先说房子是自己的，却补充一句“土地却是国家的”，哇，最近还补充，“房子是土地的一部分”，那不全是你们的？

我没有钱，这辈子只能给你提供两间房，永久产权的，一个叫左心房，一个叫右心房。

每个人大脑里都有两条疯狂的狗在追逐，一条叫“增值”，一条叫“按揭”，全力拼杀那根叫“房子”的骨头。20 年、30 年……一辈子，所谓中国人房子的理想，就是用自己青春的骨头熬了一锅理想的靓汤，喝下去如饮甘饴，如毒断肠。

真想发明一款一键修复功能，把你丫一键给修复了。

坚决禁止使用燃烧瓶这种低端自杀性武器，它射程近，准头差，灌制不易，奶奶个腿的油价还只升不降，更重要的是这个很容易未伤敌先伤己，没扔出去，倒流回来反把自己给烧了，妈的，还让拆迁队拍手称快。

每个人今生都注定要呛死于一颗白米粒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摊阴魂不散的蚊子血，到最后，蚊子血结成心头疔，米粒修成了舍利。

人是天地种出来的庄稼，他们不可以随便来拔。

唐听山总说要以人为本。我知道，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，那不是以人为本，其实是以为本人，本人以为，甚至以为人笨，以人为笨.....

一百人是公众，一个人就不是公众？这个算术题太阴险，今天为了另外一百人做掉一个人的利益，明天为了再另一百人做掉下一个人的利益，你们只需做九十九回减法，那么这一百人就统统没有利益。

世界是我们两个的皮影戏，匣子里来来回回，轮廓清晰。

那五米宽的栅栏，是我俩前世今生的皮影戏，忽而一帆飘过，却万物缤纷，那是你在发光，你在微笑，你在对我说，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。为这句话，我愿意粉骨碎身，万劫不复。

我不是精神病，我真的不是精神病.....好吧，你真的精神病了。

政府就是拆迁办，拆迁办就是拆迁队，拆迁队又代表开发商，开发商又跟政府千丝万缕。那情形活像一个俄罗斯套娃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.....还假装不认识，就好比一个人穿了马甲，A 甲下面套了 B 甲，B 甲 B 下面套了 C 甲，由于马甲太多，最后就成了马六甲。

我心灰意冷，觉得人生真的不是肖申克的救赎，人生就他妈是个下水道，肉身本来就是化粪池。

我们都是只有身份证，没有身份的；我们都是只有房产证，没有房产的。

你如何证明你是你自己？

千万不要把自己当钉子户看，因为是钉子总有被拔掉的一天。现在我还要说，千万不要有价值观，而要有价格观，价值观其实是虚的，价格观才是实在的，只有价格观才最忠实地反映得出价值观。所以作为钉子，不要怕被拔，关键是被多大的钳子来拔——这就是对手的代价，这就是对手要付出的价格。

小贪小污做花账，大贪大污做花地。中国式拆迁，每一条街上都有一间其实并不存在的花地房。作为开发商向官员的隐形行贿。

整个大地被镀了一层金箔，是一张光荣的假面。

智商，智商跟情商确实不太一样，老子泡妞时情商就跟水笼头一样，拧开来就用，拧关上就停，可智商就像便秘，它确实在，总挤不出来……

世界是台收音机，波段不同。

自从得了精神病，我的精神就好多了。

我一日三餐，作息固定，面色甚至出现红润。草长莺飞，阳光大好，偶尔还可以在草坪上做些游戏。这天院长在对面墙上画了一道门，对我们说：打开这道门，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室友们兴奋不已，排成纵队尖叫着冲向大门……院长很失望，回头见唯有我没动，有些欣慰：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？

我想了想，扬了扬手上的钥匙：那些傻 B，钥匙在我这儿呢。

我才不会上当，表面看这是医院一个经典测试节目，实则是个陷阱，在“上钉维”乐园，如果哪个指出这不是门而是画了门的墙，立马会被高大男护士一电棍撂倒，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退缩，才有可能走出高墙。所以我是装的，在厕所里打扫卫生时曾偷听到院长打电话：越正常的就越精神病，越精神病，才越正常。我深明大义，韬光养晦，日日操练不已，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病。

直到那天在太阳下面伸出舌头，院长过来问我干什么。我说：刚洗，晒干。院长看了看，微笑地说：差不多了。我说：差得远，晒干后，还得熨烫。院长满意地点点头：我是说你差不多正常了。我有些怒：你才正常，你们全家都正常。我演得有些过了，院长就转身去看男护士。

这时玖儿就闪身出来，抱着我带着哭腔：可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
我当然不可以认出玖儿，大声说：我是精神病，正宗精神病……

玖儿的头发还是那么芬芳，有星星的味道，她说：你不是精神病，我来接你出去。

很想告诉玖儿，我确实不是精神病，只是精神有些压力。一开始我认为他们误会了，就解释我不是一个精神病，我越解释越像一个精神病，迫不得已，拿出纸和笔画了一个地球：你看，我是一个地理学家，我现在证明给你们看，地球其实是鸭梨状的，地球是鸭梨状的，鸭梨……女医生盯着我看了好半天，才说：就算鸭梨，也不必对人连说十四遍。十四遍，你不精神病，谁精神病？

果断对我打了一针，就正式精神病。

我确实不是精神病，只是精神有些压力。我花了很长时间回忆什么时候开始的压力，才确认 7 天连锁酒店是一切的开始。

在 7 天，索拉拉下达最后通牒，要么买房要么分手。我说现在都流行裸婚，何况上午去交首付时买个包子的工夫就涨了 1000 元/平方米。放心，我又看中一处楼盘，首付正好够，明年通地铁……说得口干舌燥，喝了一口水，碱味太重，打电话给客房部要几袋茶叶。

ML 之前，索拉拉还问：这几天到处都在扫黄打非，别像上次那样被当成鸡了。我说不会有事，扫黄打非，只打得到天上的人间，打不到 7 天这么基层的人间。

然后 ML，索拉拉一边 ML 一边说：受不了，跟我在廉价钟点房里 ML，墙板不隔音，弹簧硌背，沐浴液像胶水，走出去像只鸡的样子。我一边 ML 一边说：房主名字写你的，以后你绝对不像一只鸡而是凤凰……忽然房门被重重地敲响，我惊慌失措：谁？

外面厉声道：查夜！

本次扫黄打非对于酒店 ML，只要没结婚证，轻者抓走去修高速，重者当街游行见报，然后再去修高速……至 2009 年 9 月 25 日，中国高速运营公里里程位居世界第二，收费额度位居世界第一，电光石火，我还联想到很多。外面播声依旧，高呼查夜。索拉拉脸色苍白半天穿不上衣服，急得快哭了。原来情急之下，我穿上了她的丁字裤。我已经管不了这个细微区别，慌忙把电视音量开大，假装探讨世界和平和北极冰帽加速融化，打开房门，迎接查夜。

服务员高举着两袋茶叶，认真地说：茶叶，先生，你要的茶叶……

茶叶。查夜。

索拉拉拎着包从我身边飞快出门，冷哼。

一连两天，我打她的手机，她不接。

再打，她直接挂掉。

忽然想起号码簿上有她办公室的座机号码，老式的没有来电显示的那种。打过去，她娇声地喂。听见是我，沉默，忽然大声地说：喂，喂，请您大声点，信号不好，我在高速路上……忙音。

我怔怔地看着电话，作为一个地理学家，喃喃地想起一个叫玛勒的戈壁：MLGB，难道你抱着座机上高速？

我压力很大。在鸭梨一样的地球，谁鸭梨不大？必须搞一套房子，索拉拉是我第9个女友，也是第9个抛弃我的女友，要是没有房子我还会被抛弃。抛弃过两位数以上女人的男人是无耻，被两位数以上女人抛弃的男人是无齿。无足挂齿。

凌晨买好包子去，这是不想让买个包子都涨1000元/平方米重演。进售楼大厅时被拦下：高档住宅，不可以带包子这种低端食品。等我把低端扔到垃圾桶，回身，又涨1000元/平方米。拟购50平方米一居，奶奶个腿的，一个价值5万元的，低端的，包子……

凌晨空腹而去，更郊一点的楼盘，只看了一眼后就告诉司机，开到旁边的包子店。因为，楼盘外排满黑压压的人，勇敢而决绝，不像买房，活像攻城。

黄昏时就去，更更郊的。晚风习习，杂草丛生，依稀可以遥想到十年前还有狼的盛景。大门没开，就在外面搭了一帐篷，叫你们跟我争，老子吃在这里睡在这里，早餐奶、火腿肠，还带了牙具，我刷，我刷刷刷。

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，梦到索拉拉回头来找我，可她来得迟了一些，另外还有好多女孩来找我，统统都拥抱着我。只是半夜时觉得有点冷，怎么睡袋里还有风？睁大眼睛，有星星，还有邮递员？警察？不对，是城管打着手电照我眼睛。城管问我要身份证，我递过去。

城管说：这是一代的，要二代的。

我说：二代的还没有办下来，一代的也是公安局发的。

城管：一代的看上去不像你，最近有一个通缉犯……

我说：一代身份证谁都像通缉犯，这是你们的问题。

忽然明白城管是不负责查身份证的，我讪笑着说了职权范围的事情。

城管大哥笑了：你很明事理，是的，城管不负责查通缉犯，但我们是来查违章建筑的。

我转身一看，几个城管正熟练地把帐篷抬起来，往卡车上送。我赶紧拉住帐篷，帐篷怎么成违章建筑了？几个城管拎着棍子向我合围过来，我想起内外兼修的城管手册，不由得打了几个寒噤。

城管大哥宽容地笑笑：放心，现在要求人性执法，我们不会打你，更不会裹着棉被打你成内伤。我要给你普法，你看，城市拆迁条例规定，所谓建筑就包括且不限于包括，有梁有顶有基桩的临时或永久性建筑。

我释然：那帐篷根本就不是建筑，因为它根本没有梁……愣住，此时城管大哥手正指着篷面的钢丝。我勉力解释：也没有顶……此时城管大哥手指向篷面。我说：至少也是没有基桩的……城管大哥用手电指着草坪上四个浅浅的坑，坑，撑住帐篷四条腿留下的坑，这就是打了基桩。几个城管正在用摄像机拍摄证据，我拼命捂镜头，城管大哥紧紧盯了我一眼，我就收手。

喃喃：要是连这个都没有，那是雨伞，不是帐篷。

城管大哥怒喝一声：少废话，把两个违章建筑带走！

在执法车上城管大哥才让我明白为什么是两个违章建筑：违章建筑 A，帐篷；违章建筑 B，你，你就是那个 B。我就是个 B，是那个包括且不限于侵占公共绿地、造成环境污染……的 B，刷牙弄得满地泡泡，吃了一根火腿肠，有暴力抗迁企图。

在执法办交了 6000 元。城管大哥说附近楼盘均价 12000 元/平方米，这是给我打了五折。考虑到帐篷情节较轻，退还给我，算是实物附送。默默地明白，帐篷没有思想，而人有思想，比起帐篷，我是更大的违章建筑。在中国，人人都是违章建筑。

沿着走廊往外走，忽然肚子里翻江倒海，早餐奶、火腿肠……在要不要在城管执法队厕所蹲一回点的事情上，纠结了一小会儿，因为不明白这是否属于违章行为。后来高兴了，把大便拉在执法大队，就是修了一个违章建筑，他们却毫不知情，还天天在上面盖楼。

绕了几圈才绕到执法队的厕所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豪华，正中央墙上挂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大字，下面是“来也匆匆，去也冲冲”，合起来就是“为人民服务来也匆匆去也冲冲”。四下无人，蹲下噤里啪啦，长吐一口气。忽听见城管大哥在隔壁一声怒喝：你小子又溜回来了。

吃了一惊，这么快就发现违章建筑，城管大哥火眼金睛。嗟嘯，不知该站起来热情洋溢地跟他握手，还是继续蹲下去。

又听他说：你就继续在那儿蹲着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何况正拉到紧要关头，没想到真开展了人性化执法新风尚。

他又说：我不喊你走，你不准走。咦，这是折磨吗？早知道你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

他再说：你那边地形怎么样？废话，男厕所里的地形都一个样，有格有便池是男厕，有格没便池的是女厕，有扶手的残疾人专用。

他再再说：气氛还正常吧？妈的，除阿拉伯王宫外，全世界厕所的气氛都他妈一个样，厕所，又不是会所。

他沉吟一会儿：蹲完你到我这边来一下。变态，去你那边干什么，啊，城管大哥不会是同性恋吧，这个，小弟是宁死也不会从的。

他突然敲了敲隔板：兄弟，拿点纸来，没带纸……要纸还是很客气的，至少比过去他那边好。我从下面缝隙把纸递过去。

他大声：喂，老子不是跟你说，是跟隔壁要纸……你继续在丁香街蹲点，一周后就要公布拆迁消息，你尽可能熟悉地形，控制重点户。上面专门交代了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，那些街民难对付得很，要是听说是修会展中心肯定漫天要价……好的挂了，回来再说。

哦，刚才不是跟我说，是打手机，说拆迁的事情。

城管大哥敲了敲隔板，谢了兄弟，狗日的哪个又把卷纸偷走了，什么素质！

城管大哥什么素质，厕所都不冲就走了。

慢慢起身，拖着蹲得酸麻的腿往外走。买房又黄了，老子还没有房就成了违章建筑，那条拆迁的丁香街至少还有赔偿，还可以漫天要价，老子什么都没干却交了 6000 元罚款。有些眼冒金星，蹲太久头有些晕……咦，不是金星，好像是曙光，一时想不起生活中还有什么曙光，我一直只有输光没有曙光，拼命打着脑门。

哇的一声叫出来，一轮红日照亮东方。

我叫李可乐。

不是李可 lè，而是李可 yuè，音乐的乐。我爸希望我成为一个音乐家，而不是像他那样弹棉花。可我弹了很久的吉他，听起来还是像弹棉花。那时乡下还不十分流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非常可乐，所以一直李可 yuè。

可高一去省城报到点名，老师叫了一声李可 lè，我忍了。她又叫李可 lè，我继续忍。再叫，我忍不住站起来纠正：是可 yuè，不是可 lè。全班哄堂大笑，震碎玻璃多块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李可 lè 就李可 lè，如果强力解释其实不是可 lè 而是可 yuè，就真他妈的可 lè。

终于李可 lè。一方面我意识到糟蹋音乐十分可耻，另一方面，像我这样小时候缺钙，大了缺爱，泡妞被妞甩，吃汉堡吃出瓶盖，挤公交被门夹了脑袋，毕业后找了 14 个工作其中 10 个被开 3 家公司垮台，剩下的那一个，老板还是个 Gay，郁闷中在大街上买张彩票好不容易刮中了尾奖，洒水车经过把票冲成了纸糊糊，车载音乐竟是《让世界充满爱》……

这样的我不可 lè，谁可 lè？

决心自己干，上班多傻 B，从上班的缩写就看得出这很傻 B。所以我们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成立自己的团队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们三个，他们也很激动将成为这个团队的股东，包一头已开始畅想：莫非我，真将成为家族有史以来第一头 CEO……肖咪咪跷起兰花指：凭人家的数学才华，财务总监 CFO 非人家莫属的啦……诗人毕然不屑争权夺利，大声疾呼要像士兵一样去跟世界战斗，甚至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·米勒的名句：士兵向空气开枪，空气在肺里。

士兵激荡，公司开业：

开音像店，被文稽处查获贩卖低俗；开电器店，被告山寨产品侵犯知识产权；搞外卖引发一次小型群体食物中毒；开网店，一群妇女控告我们兜售假胸，要我们交出真胸，公安也要我们交出真凶，因为怀疑我们利用假身份证欺诈。到后来我们简直不是一支团队，而是一个团伙。

可我们是坚韧的团伙，详细市场分析，我发现 13 亿中国人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排队：银行交水电费排队，春运买票排队，打车排队，吃饭排队，上厕所也排队，重要的是买房排房号……纠集了十几个民工成立快捷便民排号公司，简称快捷便排。虽然个别民工兄弟把这个误称为快捷排便，一定程度影响到了我们的声誉，但还是正式运营了，业绩如下：

春运时被票贩子追打，帮人打车被当成抢劫，帮人排饭号被当成乞丐撵出来，帮人上厕所排队被当成偷看女厕所的变态……买房排号开始还顺利，后来发现除

非自购，连团队排号的业务都被开发商垄断了，人家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怪不得个个长得虎背熊腰的，都是退役武警担任的保安。

上周，便排公司正式解体，弄得我买房还得亲自出动，买个包子都花了 5 万块，支顶帐篷都成了违章建筑……

从执法队回到公司时，他们正在闹分家，包一头为一个马桶垫圈归属权跟肖咪咪厮杀，毕然还在高声朗诵“士兵向空气开枪，空气在肺里”。

内心认为毕然关于士兵的比喻是不恰当的，从缩写来看，士兵也很傻 B，我一直怀疑屡战屡败就跟这首诗有关，但忍住了没说。因为毕然是个很敏感的人，敏感得楼下吃个包子也要发表感伤：你是否心事重重，否则，怎有如此皱褶的面容……

妈的包子当然要有皱褶，没皱褶的是馒头。但我忍住了，因为这样说会让毕然觉得我侮辱的不是包子，而是他的诗歌，而侮辱诗歌就是侮辱他的人格，此时他就会焚烧诗稿。烧诗稿就烧诗稿，丫还不好好烧，要抱着诗稿到阳台上烧，根据诗页的不同，有时抑扬顿挫，有时铿锵有力，有时气若游丝，念念有词的样子活像在过清明节。

最近两年我对毕然更是礼遇有加，大有奉其为国师的迹象，这是因为，我不小心借给了他 8 万块钱。是的，借了 8 万块给一个诗人，一个敏感的诗人，一个方便面都只敢买软包装、打车总是紧盯里程表、每当 999 米要跳表时就会大叫一声“停”以节约 1.2 元/公里……的诗人。君子固穷，还不能催急了，催急了他就会涨红着脸上演阳台升级版，那就是跑到楼顶上烧诗，边烧边念：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……他情绪饱满，泪流满面，双手向空中挥舞着焚烧的诗稿，那个持续的过程相当变态。有一次楼下路人甲以为有神经病在纵火，就拨打了火警，警车、消防车都来了，还专门找了一个谈判专家在下面劝：兄弟，想开点，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嘛。

害得老子给警队赔礼道歉不说还付了消防队 800 元出车费。

一个相当感人的景象就出现了：在公司、饭馆、人生的大街小巷，一个债主跟在他的债户身后，唯唯诺诺，呵护备至，哄着他，还要请他吃饭。他欠我 8 万，这两年请他吃饭就 3 万，吃饭就吃饭，可他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喟然长叹：虎落平川被犬欺啊。

一个叫玛勒的戈壁，欠钱不还，你虎，我倒犬了。你虎也是壁虎，老子犬也是藏獒。但这个比喻是不好说给他听的，他又有上楼顶抓狂的迹象了。

所以这天我站在门口咽了一口唾沫，忍住了没说士兵的缩写……这时候我更得给大家打气，调动大家的求战欲，这个团队来之不易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走到一起，成分复杂，动机不纯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会分崩离析。

大家已经知道毕然欠我的钱了，大家不知道的是，我……也欠包一头的钱。

作为退役暴发户的他，早年是有移民倾向的，他把卖了一百头猪的钱交到我手里时，我并没有想到公司老板会以蛇头罪名被抓走，更没有想到，为一圆美利坚梦想，包一头已变卖所有的猪，还学美国中产阶级投资期货，终于被次贷的尾巴扫中，别人触底反弹，这货却濒临破产。

毕然欠我的钱，我欠包一头的钱，其实包一头也欠毕然一个巨大巨大的债……关于这个债的细节以后再说，总之，古有桃园三结义，今有逃债三结义，我们三个各怀鬼胎，互相监视，互相钳制，不离不弃，形成茫茫人海中最稳固的铁三角关系。

科学家说：三角形是宇宙中最稳固的形状。

至于肖咪咪，属于这个三角形的外挂，不值一提。

此时我站在行将倒闭的公司门口，浮想了这个团伙给我造成的苦难，本来想发表长篇的战前动员，套用一下马丁·路德·金的《我有一个梦》之类，但这必须用英语才原汁原味，我英语又不好；再就是，越是重大的事件，就越需要简单，这样才显得继往开来，也留白，方便后人拔高意义。比如，上帝说：要有光。于是大家都以为真是上帝带来的光。

比如说，我爱你。大家就以为你真的爱我。

三个字很好，于是我也轻轻地吐出这三个字：

钉子户。

这三个字最初给他们带来的不是震撼，而是惊慌，肖咪咪赶紧把头伸到外面观望，又把门窗关好，捂着胸说：哎呀，哪里又自焚了？城管来了没有？包一头围着我转了转：那条丁字裤还没还给索拉拉吗？毕然嘴唇哆嗦看着我，又要作诗……

至少花了 2000 个三个字，才让他们稍明白钉子户的计划，现简略如下：

丁香街，城乡接合部那条加工豆瓣的老街，从成色来看那条街的房子顶多卖7000元/平方米，没有人知道它马上要被征用拆迁，这是个秘密，但我知道。我还知道那里会修高档的会展中心，如果我在那里拥有一间房，那就不是房，那是一颗钉子，我就是钉子户。我不要做最牛钉子户，我要做最贵钉子户，如果我先盘下一间100平方米的房，谈判到了10000元/平方米，我就赚30万，谈到15000元/平方米，我就赚80万，如果.....

他们怔怔地看着我的眼神是很可鄙的，有时候我怀疑他们颅腔里长的不是脑花，而是蹄花。但我原谅他们，毕竟这是一个高智商话题。现问答如下：

问：现在赔偿金都是很低的，你怎么保证赚到7000元/平方米以上，不要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
答：赔偿金的高低，取决于拆迁后修什么房子，丁香街是市长亲自抓的五星项目，赔偿金即使不是五星，哪怕三星也赚了，这么大投资，利息多少，他们拖不起，我拖得起。最近媒体曝光强拆有力度，又上演了《阿凡达》，只要抱定人在阵地在的决心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光荣的钉子户。

问：这个警察、城管、拆迁队、黑社会.....他们万一要是联合办公，我们的风险会不会很大？

答：风险？出生就是最大的风险，我们开公司倒闭，开便排破产，真去开排便，也会被政府办的五星豪华厕所踩扁，没有风险，怎有回报。就凭你毕然写诗这辈子能买得起房？还吟诗房，停尸房还差不多？就凭你肖咪咪还想买CFO专用叠拼？你叠拼，血拼还差不多。还有包一头，你个养猪大户连个指数都看不懂还炒什么期货，那叫期货。我们为什么总破产？因为不占据资源，资源不仅是钱，还是信息和特权，这次丁香街拆迁就是绝好的信息，买下丁香街一间房就买下叫板的特权。综上所述，这次入股钉子户，概率上是胜算最大的，难道你们还有别的退路吗，还有比这个更赚快钱的方法吗？什么叫不动产？就是它趴那里不动，也能赚钱。所以，这不叫风险，这叫风投。

问：你如何确定能在7天内买到丁香街的房子？

答：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刚刚绕道去了丁香街，那里不接交通要道，也不在地铁规划，谁也想不到要拆，我们可以说来办豆瓣加工厂的，还可以说开假肢车间的，也可以说来逃计划生育生孩子的。总之，这个绝密消息本身就是钱。

问：既然这么赚钱，那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单干？

答：戈壁，老子不是没有那么多本钱吗，才让你们入股。现在开始算比例，这个消息是我独家的，得算我的信息入股费，另外我出 20 万现金……

他们当然都加入了，没办法不加入，一是输光的他们看到了曙光，二是毕然欠着我的，我欠包一头的，包一头欠毕然的，这个铁三角关系保证我们凡事只有互相裹挟……退役暴发户包一头拿出 40 万，我拿出本来一直想首付的 20 万，数学天才肖咪咪跷起兰花指算了一算最近的汇率，拿出 20 万，毕然一脸苦相，却不知从何处变出了 8 万……戈壁啊，戈壁，你为什么不把毕然拥在你怀里困死饿死晒死渴死啊。暗暗作了一首关于戈壁母亲的短诗祝福毕然，但没时间跟他理论，率队直扑丁香街。

丁香街没有丁香，但真的很香。

丁香街本来就是一条豆瓣加工集散街，最好的手工豆瓣，这座城市上等火锅的必需品，奇香飘到城区，让人迷离。

丁香街由“丁”字形的三条街组成，横着的两条街依次展开，一头是青衣江的支流，一头是建在丘陵上那家破落的动物园。173 户人家主要居住在这两条街，由青衣江半绕着蜿蜒开去，远处缓丘是油菜花，看上去，是城市的末端，世界的开始。

下面竖着的那条街很窄很短，从而真正形成了丁字裤形状，只有三家单位，派出所、街道办、计生办。正好代表三个要害位置。

横街上有一个前店后厂的假肢厂，也生产塑料模特，白花花放在街边，就像刚抓了小姐在游街。还有一家药店，正在开业，鞭炮齐鸣烟雾缭绕的，看不清招牌。还有碟店、发廊、火锅店，以及一家贴了封条的卡拉 OK，门面不大，招牌依稀可见，四个字上下各二字呈四角排列，毕然念着：这名字好怪，“大一人日”。包一头说：该念成“大人一日”。肖咪咪嗔道：讨厌，人家觉得该反过来念成“日一大人”。

我淡定地：其实是“天上人间”，笔画脱落了几笔。

包一头有些兴奋，我瞪了这货一眼，他立马正色：低俗，低俗，该封掉。

绕着那根油条转了又转，转得身上都快滴油，包一头倒吸一口凉气：怪不得以前是炸油条用的，给我 3000 元/平方米都不买，这才是欺货。毕然有些伤感：残垣断壁，正是南朝清秋时……这不是一根油条，这是一间长得很像油条的房子，

准确地说，其实是在隔壁邻居房屋夹着的一个 20 米长、3 米多宽的过道，一前一后用两道木门隔离，从而形成房屋。当然上下左右用木板隔成夹层，就是高姐说的复式楼。

我说这不是复式楼，是油条房。

高姐马着脸：油条房也是房，少啰唆，不买姐还要去打麻将。

我：高姐你马着脸谁敢跟你谈生意，你那么性感，笑一笑好看。

高姐呸地吐出一瓜子皮：姐不是不笑，一笑粉就掉，要不是姐的天上人间被封了，急着用钱，姐才不会卖这祖传的房子。

我拱手：原来是天上人间的法人代表，前段时间我才来消费过的，那个小丽去哪儿了，甜甜呢……其实我是胡诌的。高姐立马笑了，果真粉在掉：原来是老顾客，我就打个优惠，后面还有花园免费赠送，一口价，7000 元/平方米。

我伸出五指：5000 元/平方米，你这都是危房了……高姐：你买猪圈啊，6800 元/平方米……我：5500 元/平方米，我这是在流血啊……高姐：男人家流个屁的血，姐这两天来例假才在流血，6700 元/平方米，这木板还是雕花的，古董……我猛地把装满钱的大背包往地下一砸：6400 元/平方米，这钱就归你了，多现实的钱啊。我特意把一把钱从包里拿出来哗啦啦地又掉下去。

这一向是我谈判的高招，跟人谈判要是只说数字是没视觉刺激的，得声光电齐上，让对手看得到具体的钱在飘，在飘，就范指数会很高。

高姐挣扎了一会儿，但盯着钱的眼睛快出水了：妈哟，姐就算免费请你们嫖半年嘛，大家都耿直，过来我家签合同。

高姐家就在隔壁，走得扭腰晃胸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嘴里颇有不甘：姐这次算是免费出台，什么世道，猪肉涨价，人肉降价。

他们三个大喊可乐你是不是精神病了，这房还 6400 元/平方米，我们退出。我威严地盯着他们：谁是老大，来时不都说好我来拿主意吗。他们低下头，不情愿地跟在我身后。

我们都是装的，就是怕高姐反悔。这间油条房是这两天我们千挑万选才看准的，由于我们不是自住，所以战术就是要买最破但地理位置最关键的房，这间油条房看上去破败不堪，但正处丁字路的中央，一根承重梁横穿旁边两家人的房，拆别家，我家就倒，拆我家，别家也倒，三家连为一体，这拆迁成本就高，赔偿

金也高，也有利于团结邻里成为联排钉子户，打一场人民战争，让拆迁者陷入汪洋大海之中。

高姐扭着腰带我们穿过晒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小院，回头对我们怪怪地笑了一笑，用屁股撇开家门，一阵莺歌燕语就传出来：四筒碰起，么鸡自摸，啊你摸到我胸了……春光乍泄，花丛纷乱，我把门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十几个低胸吊带和网眼袜们摆了几桌麻将正在激战。

她们停下来转过来斜睨着，有个胸大得如把一对篮球放在桌上的妞，对高姐喊：姐，你真仗义，风声这么紧，还找男人回来让我们坐台。

高姐撕了一下那小姐的嘴：坐台，就知道坐台，政府不准坐台，全国都不准坐台，哪个妈咪敢开台哪个被逮……小姐正待说话，这时电视机里传出：中央电视台，现在我们正在现场直播日全食……高姐严肃地说：我们又不是国营专卖，只是民营小企业，要摆正位置，服从宏观调控，作为小姐其实也该主动转型……小姐们说：我们没文化，转来转去不都是 B 型，最多变态级转成 SM 型……

高姐不理她们，嗑着瓜子，扭腰带我们上楼：这些都是姐的部队，天上人间被封了，一时没地方去，我就让她们就地屯兵，也管一口饭吃，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她们哪儿有出路，她们平时给姐撑了很多面子，关键时刻我也要帮她们一把。

我回身把看呆了的包一头拖上来：戈壁的，你是来买房还是来买春的？

合同很快签好，下午房管局一上班就去办过户手续，肖咪咪正好有一同学在那儿当副科长，一切加急，一路绿灯，但要给 3 万的红包。肖咪咪这货肯定又吃回扣了，上次办个营业执照这货都吃了 400 元的回扣被我拿获，不过这次就让他吃点，6400 元/平方米我们肯定是赚了，只等拆迁消息发布，坐等收钱。

下楼的时候，高姐发现什么，把沙发上一件鲜红胸罩扔过去：波妹，你胸罩又到处丢，显你的大吗？波妹不服：不是我的……笑着把胸罩扔回来。高姐：不是你的是哪个的，我这儿又没有养奶牛。再扔回去，又扔回来，一时间妞们高声尖叫，各种内衣、网眼袜在空中飞舞，包一头的脑袋不知何时也顶着一个至少 38D 的大胸罩，这货喃喃：太刺激了，世界大战。我很有扔一只回去的冲动，抓起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扔了出去……

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：谁扔的……声音不大，场面却一下安静了，一个长身玉立的女孩，像星球大战里那柄光剑，浑身带着冷光，向我走来。这时才注意到

花丛纷乱中有个很冷很冷的女孩一直没动过，她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，我看不清面容，可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她浑身带着不容置疑的光，在光圈中发话：你扔的？

我很奇怪，都他妈在扔，为什么偏问我，我长得较为帅吗？

她又冷冷地：你扔我的猫。

我张口结舌：猫，什么猫？

才注意到她手上抱着的是一只猫，疼得喵喵。靠，一定是刚才把猫当胸罩了，就奇怪胸罩怎么会有毛制品的。她刷地冲过来，用手指一下一下戳我的额头：扔我的猫，你说，疼不疼，疼不疼……戈壁你个小姐敢戳我头，我智慧的头，毕然他们已然在侧一脸坏笑，丢脸了，因为我们都共同地知道一个婴儿的故事：有个男人的老婆怀孕了，那男人一直忍，实在没忍住，干了一次。第九个月一个男孩出生了，第一句话就问医生：你是我爸爸？医生赶紧说不是，男孩又问护士：你是我爸爸？护士说旁边那个才是，男孩看着他爸，伸出食指一下一下地戳他爸的额头，边戳边愤愤地问：这样戳你额头，你说疼不疼，疼不疼……

还在戳我的头，疼不疼、疼不疼……当时很有扇她一耳光的想法，高姐见我面色不善，赶紧过来招呼打麻将：算了哈，我帮客人赔不是了，给姐一个面子，今天姐做了一单生意，陪姐打会儿麻将庆祝一下。

使劲把那个小姐按在椅子上，她很不情愿地坐下，嘴里说了一句：毛线，老男人！

什么毛线毛线的……先不管，高姐说打麻将，我心情大好，这是我的强项。老子这段时间五行什么都不缺，就缺钱，刚才瞄了一眼那些小姐的牌技实在太烂，我随便祭出点鲤鱼穿沙、麻猴上树之类，一定勇冠三军……不过要冷静，以我的经验，战前一定要先仔细观察对手的外表，了解对手才能战胜对手。

她帽子低低的，看不清下面的脸，但脖颈白白长长的，也没吊带和网眼，而是穿了一件宽大的白色水洗衬衣。脚下，咦，牛仔裤、白帆布鞋，倒还清纯。不过定位太不准了，一定是把小姐和千金小姐搞混了。

可是手气非常不好，前四盘点了三炮，被高姐自摸一把。我有些焦躁：包一头你总在我脖颈后面吞口水，妈的老子又不是小姐你吞什么口水，出去看地形。包一头讪笑，毕然本觉得无聊，俩人一起出去看油菜花了。

第二圈又连点那个小姐两炮，其中还有一个龙七对，靠，一会儿就输了1000多。我又瞪一眼肖咪咪：你又抹香水了，这味道太不利于我发挥了。

我就知道被小姐指头戳脑袋运气会不好，咦，她会不会来大姨妈，否则怎会这么不济。我起身上厕所。进去洗个手，换一下手气，在里面又洗了一下额头，想了想，悄悄把内裤反穿了，这也是换手气的重要一招。

回到座位，那小姐从帽子下面盯了我一眼：毛线老男人，进去那么久，前列腺吗？

又连点四炮，一小时 2000 多就出去了，本月生活费。决定上手段，高姐的打火机又打不着了，我左手假装帮高姐点火，右手摸牌时手心夹了一张。那个小姐好像瞥了一眼，但没发现，我把牌收到牌阵里，等会假装打个喷嚏悄悄把多张滑出去，就安全了，理论上无限接近双龙七对，一把就 3000 多。哈，小姐，跟我斗，我手持菜刀砍电线，一路火花带闪电……咦，怎么真有菜刀，一把菜刀架在手上。

那小姐一条腿踩在椅子上，冷冷地说：数牌。

一下从手腕冷到心里，高姐急急地劝：哎，怎么回事，又把刀抽出来了。旁边一帮小姐哗地拥上来，有劝的有数牌的也有兴奋尖叫砍他、砍他的。

菜刀妹手上使劲：数牌，要不然用刀来数你的指头。

高姐连说算了算了，都是朋友。肖咪咪此时已吓得浑身发抖，哆嗦着说和他没关系。狗日的这货天生就是个叛徒，上次工商来查网店的事情，本来是查假硅胶胸罩的，他却把我们用假身份证的事情一并说出来，弄得公安都出动了。

我愤怒：凭什么数我牌，你他妈什么东西……故意这么大义凛然的，借大声说话用左手把多余的那张牌滑出去，可左手动，也被菜刀压住。靠，当时我脑子里浮现出“凌厉”二字，刀法凌厉，没看见她怎么动的，菜刀妹你杨婆婆转世吗？

太没面子了，输钱还被小姐用刀压着手腕，我站起来大声地：你不要把小姐和千金小姐搞混了，装什么 B，装 B 被雷劈……只听菜刀妹怒吼一声：我今天就劈你。举起刀就向我劈过来。

当时那一柄刀风驰电掣地袭来，我想起了西门吹雪、叶孤城、小李飞刀等一系列的矫健身法，就要奋力回击，但最终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实用的招数：抱头钻下了桌子，又顺手把那只猫，向她砸去，一溜烟冲出门外，而我惊讶地发现——肖咪咪后发制人，已先于我跑到大门外了。

后面寒气逼人，妈妈的，居然举着菜刀追来。你灭绝师太传人吗？不过多摸了一张牌，不至于真倚天屠龙吧。提起一口混元之气向大街跑去，大街上的人不